



凡塵曉遇

專欄

我妈

□李曉

我妈快80岁的人了，睡眠一向不好，梦多。梦里的情景累积起来，可以演绎成上百集电视连续剧。心理学上说，这种人，是紧张型人格的人。

最典型的，她还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为啥要这样呢，而今不愁吃、不愁穿，凭什么去刻意讨好遇见的每一个人。

我妈在乡下时也是这样一个人。当年村子里的生产队长算是一个手中有小权的人，出工时的工分，生产队长有时可以凭对一个人的好恶随意计分。我妈就想方设法去讨好他，比如，我爸从县城机关带回来一点花生、肉、水果糖、粮票，我妈就要拿一份去送给生产队长家。我妈送礼的样子是鬼鬼祟祟的，像是在做亏心事，生产队长都心安理得收下了。不过有一次，生产队长突然发火了，冲我妈大叫：“拿走，拿走！”原来是那年春节前夕，我爸从县城带回来3斤花生，我妈就送给生产队长一半，生产队长家7口人，这点花生拿去咋够吃啊，他是嫌少了。于是我妈就回家，把剩下的花生全部送去，队长这才哑吧着嘴满意了。

虽然我妈不断地讨好，其实队长也没对我妈照顾什么，他把我妈的讨好已当成了一种习惯。我妈进城以后，我质问我爸：“当年你还是县委机关的秘书，凭啥你要让我妈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面前低三下四的？”我爸愤愤回答：“那是你妈犯贱！”我也火了，回敬我爸：“那是你不会用权！”我爸反击：“我一辈子清清白白！”

我妈进城后，依然是一个四处讨好的人。比如楼上王老头一家，每逢在外面馆子里吃饭，我妈常去请王老头和他家老太太一同前往，吃饭时，我妈就是一个“夹菜婆”，她不住地往王老头夫妇碗里夹菜，嘴里一直碎碎念，这个多吃一点，降血压，那个多吃一点，好消化。王老头血压高，他家老太太患胃炎。王老头脾气古怪，却常夸我妈是个大好人。不过有天，王老头却对我妈发脾气了，面对我妈从馆子里打包回去送给他家的肉菜，我妈刚下楼，王老头就把那打包回去送的口袋呼地一下扔了出去，算是对我妈的强烈抗议：“为啥不请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把这残汤剩汁施舍我们，是救济穷人吗？”

我妈一连几天睡不好觉，在梦里，王老头撕扯着我妈的衣裳，王老太太对我妈翻白眼。我妈心事重重几天后，决定上楼“请罪”。我妈说明了那天是我表叔请客吃饭，再恭恭敬敬诚恳恳请王老头夫妇晚上去吃酸菜老鸭汤。于是，由我妈请客吃饭后，王老头再次对我妈竖起大拇指手工点赞：

“你确实是好人。”

我妈几乎都要对人这样讨好。她走在城里大街上低眉顺眼谦卑的样子，她那匍匐倾斜的腰身，俨如当年在乡下钻进密密匝匝的稻田，那是怕碰着了正在灌浆的稻子。而今在城里，我妈还是这样倾斜佝偻着腰身，她是在随时给人让路，她在讨好每一个路人。而这些路人，与我妈都有啥交集啊。

“妈，求您别这样了，你舌苔是苦的吧，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累。”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妈一下懂了我的意思，她说，不要得罪人，人一得罪了，遭殃的是自己。我努力朝开阔敞亮的地方去想，我妈是这样处处释放、表达、实施善意的人，她从来没读过而今微信里遍地都是教人为人处世的鸡汤文章，反倒是我读了不少，有时还感觉深深戳中了心口，可过后又陷入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的迷茫了。

这亲人之间的血流，真的是这样神秘地绵延与根植着。我发现自己也继承着我妈的这讨好型强迫人格。比如有天我深夜爬起来，想起对一个人发的朋友圈忘了点赞，那是一个酒局上激情添加的微信好友，他去山里吃了一顿农家饭发了朋友圈，我赶紧补了点赞并留言：“山里美食令人神往！”我不知道自己是由衷的、敷衍的、违心的，很多时候我都是混乱黏稠的情绪交织着。翌日，我见他没回复我的留言，于是在微信里问他，那是啥地方啊？那人惊讶之间回问，你是谁？

有天我同表叔闲聊，他是我妈的表弟。我对表叔说，我妈这个人啊，总爱对人讨好。表叔说，你外公外婆都死得早，你妈13岁就出去流浪求上一口饭活下去，你想想，她不对人讨好，人家不给她一口饭吃，她早就饿死了。

那一刹那，我深深地懂得了我妈，也懂得了我的血里，为什么奔流着我妈的血。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流浪的母亲

□徐成文

年迈的母亲从大哥家归来，一脸疲惫一身喘息。昔日爬十层楼不停歇的她，现在连三百米的平路也要找个地方坐坐再走。母亲感叹：我就是个“流浪的人儿”。

如母亲所言，这十多年她确实在“流浪”。

18年前的初夏，父亲突发脑溢血带着遗憾和不舍匆匆告别人世。我们怕母亲睹物思人，决定让母亲离开她与父亲生活了五十载的老家。我们拟定多种方案进行讨论，最终还是决定先让母亲住在姐姐家。姐姐家在农村，劳动惯了的母亲，依然可以在姐姐家发挥余热，喂喂肥猪，养养小兔，喂喂小鸡。这样对她的身体有益无害。

大衣紧裹的腊月里，姐姐打来电话，说是母亲的眼睛里跳进了一粒木屑，吃了几天药不见效果。我让母亲坐车赶到城里，带她去大医院眼科医治。来到城里的母亲，满眼的不知所措。我们把母亲安顿在妻子的小店里暂住。二十多天，她一边吃药一边漫步，一字不识的母亲，靠着她有记忆的记忆，把小店周围的各条马路搞得清清楚楚。在城里过春节的母亲，见识了许多陌生而新奇的东西。或许城里的新奇生活感染了母亲，她居然答应住在城里，不愿回到那个满眼泥土的农村。

白天的吃喝拉撒就在小店解决，我们晚上得回到距离小店1公里的小家。母亲不愿往返折腾，妻子就在门面楼上给她安放了一张简易的床铺。一天早上，妻子打开店门，一股液化气的味道扑鼻而来，妻子的心提到嗓子眼——老人家一定液化气中毒了！原来，头天晚上离开时我们忘记关掉液化气开关，液化气漏了一个晚上。幸好小店的门缝隙很多，液化气随之而溢，母亲安然无恙！不能让母亲一人单独住在小店！也不能让母亲住到小家——小家白天无人，不会打电话的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们决定让母亲住进敬老院。小心翼翼把想法提出来，母亲开始有些不愿意，听老家某某说敬老院不准出门，天天关在里面，比坐牢还惨。为打消母亲的顾虑，我们带着母亲去了敬老院，让她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敬老院的日常生活。回来后，母亲乐意让我们送她去敬老院。

在敬老院里，母亲与老人们相处融洽，每天的日子如鲜花般灿烂。每逢周末，我们就会扔掉繁琐的杂事，来敬老院看望母亲，与她聊起老家的人与事。

今年春天，远在四川的大哥打回电话，说是退休在家，可以接母亲去居住，弥补年轻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的遗憾。母亲开始有些忧虑，说是怕死在他乡，魂魄回不了老家。在我们一番动员后，她坐上去大哥家的小车。大哥家住顶楼，顶楼有一块空地栽种着一些蔬菜。母亲劳动惯了，叫她停歇下来不做事，实属不易。母亲早起，一步一步移动扶梯，精心侍弄那点蔬菜，捉虫，拔草，松土，浇水。在她的照料下，蔬菜越发茂盛。空地有限，为打发母亲的寂寞，大哥买来一只小猫。在顶楼为小猫安置一个笼子，把小猫圈养在笼子里。大哥把养小猫的光荣任务交给母亲。母亲有了新的任务，侍弄蔬菜一般照料小猫……

日子久了，母亲的心病来了。我们每次打电话过去，她总是哭哭啼啼，说是老家的房子不能垮，她还要回去住呢；说身体大不如前，现在走路很吃力；说每次打开衣柜，看到自己的衣服就想到放在姐姐家的寿衣……我们读出了她的信息——想回到老家，但一生好强的母亲，就是不愿嘴里说出。终于有了堂而皇之回家的理由——大哥有事要外出一阵，如果他不在家，母亲一人无法生存——她开不来天然气，打不燃热水器。在大哥的一路护送下，母亲又回到了敬老院。

再次回到敬老院，母亲昔日的快乐似乎有些丢失。她总是感叹：我的家在哪里？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对于母亲认为的“流浪”，我们只能加以劝导——就算去大哥家旅游一次，又如何？聪明的母亲愉快地做小鸡啄米状。（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母亲

□李忠勇

认识母亲前，也许母亲像二月早晨带露的梨花
静洁而温暖

认识母亲时，谷雨打落桃花
我哭了，母亲笑了
我缱绻母亲的胸怀
与她种下的瓜秧一起成长

我曾怨我家几兄妹的手
掏空她半生芳华
我曾怨母亲那慈怀的心
包容着多少酸疼的煎熬

那年立春，母亲
仅仅送一头发给泥土
嘴角挂起的些许慈祥
是我回家永远的路标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家协会主席）

想您的路 很丝滑

□何从花

每一次有人唤起我的名字
我就会想起您

在那个百花待开春意盎然的谷日
痛苦并欢欣地迎接春光的降临
您说 生命如花儿般娇艳且美好
生活犹如万花筒 令人沉醉且着迷

瞅着您给我买来一次也没动过的睡衣

我毫不犹豫地穿上身
细细体会躺卧在您怀抱中的温暖
仿佛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
您说 滑石板上坐 很难
无论多忙多累 一定记得要好好吃饭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自己让自己为难

合上手中书籍 我想到最后一眼的离别

那里珍藏着一本七十六龄的线装书
我参与了部分细枝末节的故事
常常在心海徘徊 脑海里演绎
您说 花儿 别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别人无法代替

想您的路 很丝滑

犹如清晨的露 林间的鸟鸣
在不经意的某一瞬 自然而然生成
我尊敬的 美丽坚强 勤劳善良的母亲
您知不知道 家乡那条很丝滑的小溪
正在不厌其烦地复读着您的身影
您的语音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灯

□向墅平

从前。天迟迟不亮
母亲就早早起床，点亮一盏灯
照亮了一座小小的屋子

今夕。天刚一黑下来
母亲又把灯，挂在高高的天上
照亮了更为辽阔的人间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武陵中学）

